

曾經歷場面波瀾壯闊
留下些難滅鴻爪泥痕

對人生有這一個隱喻，它彷彿是一奔馳不止的列車，我只不過是車內芸芸眾生中一小人物。在混沌中踏上了車，亦不知道我要下離車子的站頭，亦即是我浮生的終點。車內有形形式式的人物，在每一段路程中，總有一班和我甚為親切的陪伴着我，但到某些站頭，都要下車離我而去，另一批上車和我親近。結論是沒有一個旅伴自始至終陪伴着我。當一位摯愛的人離我而去，總不免傷逝之情，苦惱和哀傷。但當我想到，他可能已到了他旅程的終點，或許他要轉上另一列車，走不同方向的人生路。樂觀的看法，這分離是不永久的，在將來的站，此人會再踏上列車重回到我的身邊。油然頓生此意，沖淡了苦苦懷念，默默哀思。離別是人生常態，倒要勉強處之泰然了。

培正同學會是列車的客座駕駛員，臨時開往一勝地，那裡有多輛列車在集會。於是我見到了流逝失落多年的人物，勾起了積聚沉澱的回憶。雖然這歡娛是異常短暫，綻開的曇花，在平凡的畫面上照耀了奪目的輝煌。

培正同學會組織精密穩固，素為其他學校欽羨。其凝聚力基於傳統各級社鐵腕支持。級社制度是培正頗特別且優秀的傳統，自小學五年級成立級社，培植了彼此關懷，同舟共濟的德行，終生不渝。一九二四年級群社是首屆有社名的，直至現在，已近百年。這「群」字挺有意義，賦予級社系列的靈魂，以後的級社，莫不以此「群」字，作馬首是瞻，總不能忘懷群策群力作前題。同學會是突破了班級的圈子，將群策群力發揮到校友（包括所有曾在培正肄業的人物）園地內。這是很必然從級社基礎中的蛻變。二零零三年溫哥華培正同學會章子惠會長目光如炬，首創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其實參與者不局限僑居加拿大的，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同學。二零零六年洛杉磯潘其平會長，鼓其勇力接棒，改為世界培正同學日。這是同學會的一大躍進。從此，這三年一度的大會，分別在世界各地舉行。希望能綿延不息地繼續下去，像四年一次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般。世界培正同學日將我乘坐的人生列車駛到一迢遞遙遠，但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好去處。見到的無論是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都一同沐浴在溫煦的紅藍友情內，渡過幾天欣悅的時光。

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是我第三次參與全球性的集會。遠在二零零六年現任徐兆敏會長代表悉尼參加洛杉磯世界同學日，席中坐在潘其平會長毗鄰，受到潘會長熱誠感染，便有企圖將此盛會帶到南半球去。三年前在台山世界同學日中我認識了徐會長，他那魁梧偉岸的身型，穿插在人叢中，那鮮麗配上悉尼同學會標誌的運動衣，吸引了場中的視線。他不遺餘力地向各地同學遊說，撥冗參加二零一五年在澳洲和紐西蘭的世界同學日。以後三年中，在培正同學通訊上，經常閱到徐兆敏明朗，樸直，詳盡的文章，或報導悉尼同學會的近況，或為未來的世界同學日作鼓吹。他為了此盛會，作了極大的努力。

二零一五年初翁希傑嫂夫人葉秀瑜大姊葉秀雯女士和夫婿馬文達先生準備組一小團作全澳洲遊。希傑向我提議，何不配合世界同學日。輝社對同學會活動，一向鼎力支持，況且悉尼和墨爾本二地同學會，有輝社同學作支柱。一聲號召，黃秉權、趙文權二人報名參加。魯德華、霍秀森兩位女同學，從香港遠道而來，在悉尼和我們會合。因為旅行路線，不便赴紐西蘭奧克蘭去，尾會只好放棄了。於是這遊澳輝社九人團成立了。

十月二十日中午我們一行七人，長途跋涉後安然抵達墨爾本Melbourne。是日驕陽似火，流金鑠石。我們精神飽滿，毫無倦容。在 Jolimont 站附近的 Yarra 公園躊躇三個多鐘頭，然後乘環繞老城區的免費電車作市內遊。黃昏時候踏進殖民地車餐室The Colonial Tramcar Restaurant享受燭光晚餐。這是別開生面式的用膳。車子不停地慢慢在墨爾本市區移動。在酒紅菜熱，杯盤狼藉時，欣賞了墨城夕陽普下，華燈初上時街頭景色，總算好好利用時間，給墨爾本作一個走馬看花式的巡禮。

翌日墨爾本同學會辦的 Dandenong Ranges 和 Yarra Valley 一日遊揭開了世界同學日的繽紛序幕。同遊者只有二十多人。曾相識的有香港總會會長黎藉冠。前會長雷禮和，顧明珠夫婦。悉尼會長徐兆敏，墨爾本前會長王端兒(剛社)。新知比我高年級的有美京前會長莫國治(堅社)，墨爾本前會長李昭雄(瑩社)。去日炎夏酷暑般雷，而是日烏雲密布，風雨凄其。當旅遊車駛入Belgrave 站時，竟涼風習習，雨灑絲絲。此情景令我憶起詩句「最難風雨故人來」。雷禮和與我闊別三年。昔日台山之遊，歷歷在目。(請參閱江門市遊記)。別來無恙，情懷依舊。近年來母校事故頗多。他是局中人，趁此機會向我闡述甚多。黎藉冠會長已有多次見面機會。他以後輩對我甚為尊敬。徐兆敏會長更不用說了。去年香港同學日時便頻頻邀請我赴會並遣下些墨水報導盛況。我曾為此次世界同學日撰了一賀聯，就地交他。

「新金山紅藍旗高舉，
尚有精神傳海外；
舊家風手足情遠播，
定教豪傑耀江山。」

按下聯脫胎於蘇軾詞：「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徐兆敏、唐逸堯等同學鐵肩擔道義。在這大好河山的南半球辦這波瀾壯闊的同學日，真可謂一時豪傑矣！

我們踏上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兩邊洞開，二行座列，面朝風景。車子緩慢地蜿蜒盤旋，向頂峰駛去，經過一片茂密叢林。時瀟瀟微雨。「潤物細無聲」，綠葉蒼枝都沾滿了晶瑩的水珠。一縷煙靄，圍繞着樹幹。環境幽雅寂寥。我想能下車漫步在枝桠樹葉中，享受着「林深無人鳥相呼」的詩情畫意，一定將世間的煙塵，拋諸腦後。難怪 Dandenong Ranges 密林景區是墨爾本居民的透氣洞。時欠缺的是淙淙流水。據聞終站有一翡翠湖 Emerald Lake，但我未見到。因為未到尾點我們便轉乘旅遊車奔赴餐室午膳去。

Cuckoo餐館隱蔽在綠樹婆娑，花團錦簇中。名義上屬Lilydale小鎮，但遠離塵囂，給人有「深山何處鐘」的感受。入門的巷口植滿型款各異，顏色品種不同的杜鵑花。間雜了些黃水仙和鬱金香，爭妍鬥艷。何來此世外桃源？此是以德國烹飪作標榜的美食處。室內有濃濃的德國黑森林風情，角落擺上Bavaria的Cuckoo時鐘。穿了醒目制服的三人樂隊在奏着德國和奧國的音樂和民歌。一支熟悉的調子在耳邊響起。是「維也納，我夢幻中的城市。」宛然時光倒流，回到多年前的音樂之都去。這午餐是自助式。長桌上擺滿琳瑯滿目。當然有德國風味的各類香腸和鹵水圓蹄。各類甜品色彩奪目。遺憾的身患夙疾，不能逐一品嚐。

鄰座是前校監昕社何建宗、馮劍勵伉儷。此次徐兆敏首創澳紐同學日，振臂一呼，同級響應甚眾。多是夫婦班，青梅竹馬，共結鴛盟，確是紅藍佳話，計有鄭錦宏和鍾少蘭，王知健和王麗瑛，余俊傑和尹玉美，柏志海和陳靜儀。加上獨行俠陳焱。昕社同學和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鄭錦宏見着我，便說兩年多前，讀了我的檳城遊記，便動了馬來西亞行之思。這是低我級同學引為知音的，頓時老懷大暢。

餐後雨歇雲消，晴空如洗，呼吸着新鮮的氣息，精神為之一爽。司機驅車往Yarra Valley去。到一葡萄園去品酒和一巧克力製作廠去嘗糖。可惜二者對我沒有緣份。倒是見到了綠草如茵，望無邊際的大草原。「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朝斛律金說得對，這是我想像中澳洲應有的景色，確不虛此行。

是夜歡迎宴設在唐人埠中食為先酒家。席設二樓。電梯門甫開，一人奪目而來，似是舊時相識。細看一下，是墨爾本前會長善社陳秉麟。二零零三年在溫哥華有一面之緣，他當時以副會長身份參加大會。後同遊Victoria，相處甚歡。十二年匆匆渡過。我們緊握着手。興奮到說不出話。「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髮已斑」。一切盡在不言中。若不是藉澳紐同學日機緣。我們能重逢於萬里外嗎？筵開十多席，每席十二人，小小餐堂已達飽和狀態。輝社席就在講台前。除我們七人外，有坎培拉會長龍基逸。墨爾本前會長嚴銘求。女同學李國潔。社嫂朱光第夫人黃敏才。姑爺陳若敏。光第已返天家多年。嫂夫人聞知我們遠道而至，趕來聚首。畢慧瑤同學半年前去世。若敏有鼓盆之痛，深居簡出。慧瑤妹妹慧平勸他，今次有多位輝社社友赴會，不可錯過此見面機會，於是他撥冗到來。席間談笑風生，歡若平生。距金禧相聚時已有八年。

遙見到蕭寅定和林學廉在旭社席上，要過去和他們寒暄幾句，但不容易。人太擠了，要走迂迴曲折路線。在高雁雲學長任香港同學會主編時我已結識了蕭寅定，交誼已上四十年。近幾年因文稿和他有密切的聯繫。林學廉是廣州輝社同學，曾當香港同學會文書。最近二次回港輝社聚餐見不到他。據聞患足疾很少出外。非常記掛。這次見到他甚是高興。談話未及五分鐘，身後有一清脆聲音：「國輝兄，還記我我嗎？」回頭一望，原來是協社余秀琴和夫婿陳國榮先生。三年前參加台山世界同學日後，一同結伴珠江三角州遊。現細

說下她是參加旭社團旅行的。後來在十二門徒石景點又見到她。旭社還留在景點附近過一夜。當天寅定和學廉參加學生團往金礦場去。是夜林英豪的女兒翠微告訴我，敏社是參加另一旅行團組合的澳洲遊。金禧班耀社亦另有一旅行團，後來在Cairns碰上鍾信明名譽會長，他們的團包括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我有點疑惑起來，為甚麼不統一齊集旅行，可多點叙舊機會。

食為先沒有講壇。節目就在正中邊緣進行，緊貼着輝社席。講者在我的背後，音容難辨。我只全神貫注獵取墨爾本會長唐逸堯致歡迎詞和悉尼會長徐兆敏闡述同學日目的的內容，其他從略。幸好不是撰寫此小文動機。報導大會程序自有澳洲同學執筆。席面上有華人報紙一頁，褒譽正社冒懷慶發明澳洲新紙幣，不知冒同學是否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後人。這是紅藍兒女揚威海外一偉業。正社席中我只認識黃文輝，遙遠地和他揚手招呼。旭社出席者有兩席以上，和唐逸堯會長兼社友打氣也。昕社慶祝紅寶石禧，全部人馬包括徐兆敏會長穿了藍色外衣，整齊悅目，時發出歡呼聲。喜慶洋洋，不在話下。未畢業的創、愛、臻、君、奕、盛、潔等社有三十多人。証明培正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也。

食為先歡迎宴後我們留在墨爾本還有兩整天，都是參加本地同學會的旅行。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我們在美輪美奐，富大不列顛帝國形態的國會大廈前候車，對面是古色古香，以英國式下午茶 high tea 馳名澳洲的 Hotel Windsor。在車站結識了從 Seattle 來的葉怡音和夫婿 Roger Wong。她說沒有人通知她九月三藩市有耀社金禧慶祝，否則她定會來參加。踏上免費環城電車，沿途見到些古建築物，洋溢着舊英倫風味。在城南水族館站下車。橋過 Yarra 河，到 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 賭館頂樓午餐。廳堂華麗龐大，四周鑲着透明窗子，可遠眺臨望墨爾本城景色。自助餐選擇豐富，大蝦和貽背(淡菜)份外新鮮。最令我高興的，三藩市會長戚嘉慧和我們同遊。

下午驅車前往墨爾本南瀕太平洋的 Phillip Island 觀光。澳洲地廣人稀，每看一景點，都要在車子花兩個鐘頭時間，後來在北域，南澳，西澳尤甚。首先蜻蜓點水式看了樹熊原居地。文物廳有很多有關樹熊生態的說明，圖文並茂，若有時候細閱，必增加生物學常識。在園內只見到三件灰色的龐然大物，那是樹熊了。它們高高蹲在樹枝上，毫無動態，倒是後來我在南澳的袋鼠島和西澳的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瞧樹熊，清晰得多，可補此遺憾。

Phillip Island 觀企鵝回歸是宣傳上最著名的景色。那時黃昏日落。坐在海旁露天木柵排椅上，熬着寒風。等候了四十分鐘。我抵不住冷，走向旁邊有遮擋處坐下，一群群企鵝就在不遠處上岸，比坐在露台中間的遊客看得清楚。後來索性步回文獻室。企鵝在身旁行走，大搖大擺，姿勢甚有幽默感。早知如此，何必到海邊冒此風寒。

十月二十三日一早便往唐人埠會合徐兆敏會長和一班昕社同學。登上旅遊車，沿大海洋公路 Great Ocean Drive 西行。這條公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伍軍人開山鑿石營建的。沿着太平洋蜿蜒曲折，經過些叢林、海灣、沙灘……

起伏穿山而過。風景佳處，可比美洛杉磯上舊金山的美國加州一號公路。此行最大收穫是和墨爾本前會長一叙舊情。嚴銘求是澳門輝社同學。二十六年前我應高伯之邀，寫了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銘求便成了我的忠實讀者。他的筆墨很出色，作品常登在輝社刊和同學會刊上。在旅遊車內，趙文權、嚴銘求和我一排坐着。三人都熱愛中國文學，於是大談唐詩宋詞，前面的老大哥堅社莫國治和嫂夫人鄭惠貞聽到我們的談話，回頭讚許：「你們的記憶力真好。」

「十二門徒石」給我有點失望。是散落在海旁，從山腐蝕出來的大小礁石，零丁落索般屹立在海中。有四塊已湮沒了，只剩下八塊。華僑改稱之為「八仙過海」。比起越南北的下龍灣和葡萄牙南的 Algarve 海岸，差得遠了！

十月二十四日晨飛抵悉尼 Sydney，寓居於紅燈區 Kings Cross，此次是我第三次留宿此處。甫卸上行裝，我們便匆步往市中心的 Sydney Tower Eye，要會從香港來的魯德華、霍秀森和從波士頓來的余日健夫婦。沿着 William Street 下斜坡，在 Hyde Park 左下角掠過。三十六年前曾和母親行經此徑。風景依稀似往年，但已物是人非了。輝社同學如約在 Tower Eye 的頂樓相聚，享受自助午餐。其中有澳洲的特別野味：袋鼠、鱷魚、Emu等肉。最值得回味的，在旋轉餐廳內，樓下悉尼名景：Darling港、Circular碼頭、歌劇院、跨港大橋、市政府、中央車站……盡收眼底。

十月二十五日參加本地的藍山遊覽團。藍山也是故地重遊，現在多了些新玩意。

- (一) 坐空中吊車從一個山頭越過峽谷到另一山頭。臨望懸崖下的谷底，目眩心跳。
- (二) 坐傾斜度高近平臥的有軌電車，鑽入黑漆一片的深洞，抵達雨林基地。
- (三) 漫步於高可攀天的叢林中，曲徑通幽，綠陰蔽日。
- (四) 乘纜車沿山行，遙觀三姊妹，孤兒石等怪異的天然結構。回市區經小鎮 Black Town，在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流連近一小時，看到很多澳洲土產動物：袋鼠、樹熊、Emu 最嚇人的是那面目猙獰的 Tasmanian Devil。

是夜大公宴設在 Sydney Tower Eye 六樓的天鳳餐室。入門處悉尼副會長張淑明、區尚勇熱情迎賓。我被編在主席位和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譚日旭，廣州中學校長呂超，廣州小學校長張淑華同席，他們都很和藹健談，令我有賓至如歸。輝社就在毗鄰。廳堂呈十字型。三百多人，座無虛席，有爆棚現象。坐主席位有一好處，看魔術師二零零六年禧社葉望風同學表演最為清楚。他還在觥籌交錯，大快朵頤之際到我們席間親臨示範。坐在遠處的在校學生湧趕前來在我們身後圍觀。葉望風技巧出神入化，年紀輕輕，有如此造詣，確實難得。還有學生輪流唱校歌的餘慶節目。至於常規節目，待澳洲同學執筆報導罷。

十月二十六日一整天是往澳洲首都坎培拉 Canberra 去。參觀主要景點有三：(一)藝術畫廊。除收羅西洋名畫外，有很多澳洲土人作品，有些像抽象派，我

不懂得欣賞。(二) 戰爭紀念館。這是最引人入勝的。入門處氣魄恢宏，有一長燃火炬，兩旁閣樓場壁上刻着陣亡戰士，一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和希傑嫂葉秀瑜在後者壁上仔細查閱，看有沒有中國人在內。她找到一個名喚 Zee Ng Ling，我妄譯此名為謝午齡。我想那時盛行白澳政策。中國人在兵營內只能充任廚師或雜役。殉難後能青史留名，也算澳洲政府有良心。室內分澳洲參與的各役戰爭，直至最近的越南之戰。在二次大戰場所內陳列了最高榮譽的 Victoria Cross 及幾位領獎者。其中一位 William Harvey，是駕駛軍車的司機，年紀四十二歲。一九五二年由其妹妹代領此獎。我想此人一生戎馬，沒有遺屬。參觀時一定要「個人化」，不然只有一大串陌生名字，不能表達悼念和哀思。(三) 國會。循例參觀了上下議員的會議室……出來時見到坎培拉會長龍基逸。他要拉着一班輝社同學在入門大堂拍照留念。然後匆匆率領一班人包括我認識的昕社同學，進內去。

十月二十七日是在悉尼最後的一天，亦是此旅程最難忘的一天。龍基逸送給我們每人一張當天長者通行証。憑此証可在悉尼免費乘坐公共汽車。電車、或輪船。於是我們憑此可以作自由遊覽此澳洲最美麗的城市。上午十一時在 Circular Quay 輪渡碼頭會見了輝社同學鍾明生，潘文熙和他的夫人 Dora。他們盡地主之誼陪我們作一整天市內遊。

我與鍾明生闊別了六十多年。他是誕生於 Fiji 島的混血兒。和我同以華僑子弟身份在香港培正寄宿。異地重逢，恍如隔世。在往海港對面 Manly 小鎮的半個鐘頭的輪渡，他坐在我身旁，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別來滄海事，人生遇合是太偶然了。他簡短介紹他的家庭，並在懷中取出嫂夫人的照片給我看。宛若要將這六十多年的分別濃縮為一剎那。我要再一次感謝徐兆敏會長的壯舉，使我有機會在我眼前見到了失落了半世紀以上的好同學。

遠在一九五三年，是我離開培正赴美國和父母親相聚那年，初三信班課室內，我座位的後面是潘文熙。他和我分手的時間不像與鍾明生的悠長。輝社紅寶石禧在舊金山和金禧在香港也有見面。今年年初，翁希傑和孫必興分別收到文熙的電子郵訊，詢問輝社參加澳洲同學日的人數名單。他是捐助悉尼同學會辦世界同學日的龍首，款項遠超第二名的三倍以上(這消息得自特刊，文熙從來未提起)，可能因此在歡迎宴和大公宴內輝社取得優越的席位。是日悉尼市內遊的尾聲，文熙夫婦在唐人埠預訂一酒席作款待。Sydney 的 Marigold 酒家的龍蝦、蠔、帶子、大蝦、石斑……等菜式令我們齒頰留香，餘味無窮，亦反映出文熙夫婦對同學們的熱情和豪邁。明生、文熙二人和輝社舊同學相逢，大有宋朝謝師厚詩的兩句情懷：「倒披衣裳迎戶外，遍呼兒女拜燈前。」

輪船啟離悉尼的 Circular Quay 港口，我又一次欣賞了此城的美景，湧入眼簾的歌劇院，建築風格像用幾隻大貝殼堆砌而成。此世界馳名的建築物，我有幸瀏覽過三次。兩日前在 Sydney Eye Tower 頂樓旋轉餐廳午膳後，我們輝社一行人漫步到歌劇院，在那裡流連了大半個鐘頭。我是一戀舊甚濃的浪漫客。一天晚上，約了趙文權、黃秉權二人從旅館徒步到 Fitzroy Gardens 去，在

那裡坐了好一陣子。他們不知道三十六年前母親和我亦居停在 Kings Cross，曾在這公園內憩息，我在找尋當年的腳印。

和悉尼市區一衣帶水隔着海港遙遙相對的Manly是它的衛星小城鎮。街上商店出售的貨品很顯然展示出又是一遊客區。上岸後鍾明生率領我們到海邊一小店 Fiasco，專營 Fish and Chips，名貫悉尼。午餐的魚片和薯條甚是香脆可口，有日本天婦羅的烹飪風格。且份量頗大，雖然我們匆匆出門沒有吃早餐，可裹腹充飢有餘。我們此行是不花錢欣賞悉尼海景，不在乎觀光Manly。餐後在海邊草坪上散步少許，便乘船返回Circular Quay的三號碼頭。

跟着立即乘公共汽車三百八十號往 Bondi Beach去。此海灘是公認為悉尼居民的遊樂場。泳客雲集。抵達時鍾明生囑咐我們不要下車，因為我們各人從前都遊過，繼續乘車往總站。那是別有洞天的 Watsons Bay。有險峻的懸崖，有澎湃的巨浪，看到那「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奇景，有翠綠的草坪，有蒼梧的老樹，有雅緻的茶室……最重要的可遙觀悉尼市區那高樓林立的風景線。我們就在 Watsons Bay流連到黃昏方乘船回悉尼市區，趕赴唐人埠享用潘文熙夫婦替我們準備的精美豐富夜宴。

澳洲雙城記到此可收筆了。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將我坐的人生列車開到滿富溫馨，洋溢熱情的好地方。在那裡見着很多紅藍舊友，尤其是闊別多年的輝社同學：嚴銘求、龍基逸、李國潔、余日健、林學廉、鍾明生、潘文熙、朱光第、黃敏才、畢慧瑤、翁陳若敏。這是很難得的皓首重逢，大家都留下了些鴻爪泥痕。相聚須臾。又要分手道別了。何日再相逢？「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我的人生列車，終要回到常軌，邁奔前路，不知終點在何處。對這澳洲世界同學日帶我到的好地方，無限徘徊，再三回望。而這停留畢竟是短暫，只留下甜美的回憶，永遠縈迴於腦海。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限於今年(2016)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681-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請在9月1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